





第二四九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附	東	石	椒
	園	田	外邱
	文	詩	文
錄集	選集	集集	

明鄭紀撰……………七二九	明沈周撰……………五五九	明何喬新撰……………一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滕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椒邱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椒邱文集三十四卷明何喬新撰
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本傳載
其歷任中外多著政績人以氣節剛方為萬
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
林俊為喬新請謚時中旨詰喬新致仕之由
給事中吳世忠為訟寃以鄒魯之劾喬新比
於蔣之奇劾歐陽修胡絃劾朱子是誠太過
然核其立朝始末嶽嶽懷方在成化弘治之
間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為策略
盖科舉之學次五卷為史論次十二卷為雜
文次五卷為詩次六卷為碑誄次三卷為
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為發源余
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
提要

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

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

自校讐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枵腹

高談者異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一

明何喬新撰

策府十科摘要

經科

六經

六經未作而聖人之道蘊於一心六經既作而聖人之
道昭乎萬世蓋經以載道道本於心苟非聖人作經以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

一

明斯道又何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
平也哉昔者吾夫子祖述憲章刪定繫作垂六經以詒
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該矣書作而治亂存亡之
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天地之中和
而為禮樂齊家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為春秋由是二
帝三王之道益明於天下矣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
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
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

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是惟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故聖人即本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印文集
卷一

二

高者涉於空虛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純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則不正經既不正則國家安得而善治鄉閭安得有善俗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樂失於齊魯夫豈無微而言之哉此六經之大畧也而其詳又

可考焉自伏羲畫卦而大易之道著連山者炎帝之易夏后氏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艮為首蓋以艮者山也艮所以成言乎物故曰連山具其體也歸藏者黃帝之易而商人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坤為首蓋以坤者地也坤所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逮至於周而易之書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為首蓋以乾者天也乾所以首出庶物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一封為首各以一義為先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印文集
卷一

三

四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也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出於劉光伯所上意甚淺陋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出於長孫無忌次述文多闕誤則二書之不傳久矣然嘗求之周易尚有可言者所謂兼山艮即連山之遺意也六爻皆別人象所謂坤以藏之即歸藏之遺意也全體皆言地道其書雖不存其象則可得而推焉重卦之人諸儒不同然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義農所取則重於伏羲明矣十翼之說亦有

不同大抵不出乎象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中又豈可舍是而他求十翼哉上經之卦三十所以象陽奇下經之卦三十四所以象陰偶上經首乾坤而終於離坎者蓋首於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咸恒而終於未濟者蓋先於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自漢以來考象占者疑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焦延壽述陰陽災異而穿鑿之弊起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為後人之假托可見矣九師之易王通以為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顏達之疏則隨文生義依徇王氏而已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後世有功於易道非程朱而何哉夫書即古史也伏羲氏之

書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神農氏之書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黃帝之書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孔子刪書定為百篇其芟除墳典而不錄者以其世尚洪荒而莫考也斷自唐虞以為始者以其道原中正而無弊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於魯則取伯禽之誓師而費誓固有深意也嘆王綱之解紐而天下之勢駸駸將入於秦則取穆公之悔過而秦誓非示微意乎其間所載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大而天文地理之所莫序微而草木鳥獸之所含生精而性命道德之蘊粗而法度官名之著上下千百年間靡不悉備焉無非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然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效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燦

然畢具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義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丕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迨秦焚書百篇僅存其半其出於伏生口授者謂之今文而得於孔壁所藏者謂之古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者以伏生記錄之實語難工而安國潤色之雅辭易好也然小序之說必非出於聖而大序之文又甚絕不類於西漢此其可疑也自漢以來傳者非一安國之註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詳制度近世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僉傷於巧蘇軾傷於畧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今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燦然於世焉詩之作也以風雅頌為之經以賦比興為之緯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辭雅則朝會宴享公卿大人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

比興則托物興辭其所以分者又以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先王盛時天子巡狩命太宰陳詩以觀民風迨王靈不振巡狩之禮輟而陳詩之禮廢矣吾夫子刪而定之為三百十一篇其以二南為首者猶易之首乾坤書之先二典也其以商頌魯頌為終者猶書之訖于周而兼錄費誓秦誓也其降黍離為國風者蓋自平王東遷雅頌不作而其風下儕於列國也其以豳風居十三國之末者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也故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邶鄘至豳風十三篇為變風鹿鳴至菁莪二十六篇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六篇為變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然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蓋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也七月周公所作而繫於風公劉召公所作而列於雅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故繫於豳風公劉之詩言

其政事故列於大雅也魯之有頌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而賜以天子禮樂也商之有頌者成王封微子以承先代之後有樂歌以奉成湯之祀也宋之無風者以其時王所客不可貶黜故巡狩不陳其詩也楚之無詩者以其僭號稱王不可黜陟故太師不錄其詩也詩序之作說者不同先儒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也漢興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則毛公為之訓詁鄭玄為之箋註三詩既亡而毛詩獨存雖其義未能盡合於經而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尤多焉魯詩則謂閼廬者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齊詩則謂秦離者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也韓詩則謂采芣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也若此者皆與毛詩異矣至於趙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者自朱子之傳一出則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若太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微印文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微印文集

九

日月而出於雲靈之積陰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轍既東王風亦降吾夫子嘆明王之不作懼天理之將滅乃假魯史而修春秋以亂世而寓治法其始於魯隱之元年者所以傷西周之不復也至於獲麟而止者所以嘆世道之終不能復行也其書天王世子王后夫人諸侯大夫之類所以厚五品之倫叙非惇典乎其書郊禘雩社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之類所以正五禮之品秩非庸禮乎字子突嘉季子因其善而褒之所以命德也名宰咺削輦氏因其惡而貶之所以討罪也然其記事或繫於時或繫於月或繫於日蓋會盟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故多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七月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諸儒之說春秋有謂以一字為褒貶者其說本於太史公有謂有貶無褒者其說本於孟子有謂褒貶俱無者其說本於竹書紀年然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皆挾劍戟風

霜聖人不如是之勞煩也泥於有賤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乃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聖人作春秋寓褒貶於善惡之彰彰明筆削於先後之繩繩其旨遠其義微智如子貢未可以言春秋觀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賢如子路未可以見春秋觀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文集
卷一

十

小惠虞公之中知固清而婉矣然元年大義而無發明益師不日之惡略而不言則其失也短矣公羊說事分明善能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固辨而裁矣然若單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則其失也俗矣至趙啖陸渚之辨明而開示後人之所學有所據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文集
卷一

十一

天定之傳精白而博瞻慷慨而精切其於義利之分中外之辨綱常之正亂賊之討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凜凜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太過求褒貶之太詳多非本旨陳氏之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

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是為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及宋朱子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王朝邦國等類而禮記分隸於其間亦未成之書而喪祭二禮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文集
卷一

十一

又其門人黃氏楊氏所續也近世臨川吳氏獨疑其經傳混淆以為經之章也而以為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其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其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於是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戴氏鄭註中有經篇者為逸經凡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也其三取之鄭氏註中雷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也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為傳凡十篇蓋小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禮而戴氏抄以入記乃依禮經篇次萃為一編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則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文集
卷一

十二

相柁凡周公之典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矣周禮一書乃周家致太平之迹也周公當功成治定之日禮備樂和之際作為此書以粉飾太平詳於典章文物而不及於道化嚴於職分官守而不切於君身今觀一書之中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文庫

古

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龍擲鼈之微莫不備具如天馬有象者在如地馬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焰漢雖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祕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畧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以為戰國之陰謀

或以為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為也雖其書固詳於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為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為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者非惟一官可以兼眾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費廩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者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畿然整齊如畫碁局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圓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宮壺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侈用濫賜之弊宮壺統於冢宰則身修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文庫

古

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雖然欲行聖人之事則必當法聖人之書欲法聖人之書則必當求聖人之心彼劉歆之詔新室則溺於所習之說佞王安石之行新法則拘於所習之偏駁大率假聖人之法言行一己之私志宜其用之而不驗也獨宇文周用蘇綽之言蓋已畧倣周禮而行之如授田之法府衛之志後世此意稍為近古有唐因之亦致太平特以其無聖人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以致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文集

十六

人之治耳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蓋周禮為尊王作而春秋亦為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二書之相為表裏乎然則詆以為非聖人之書者謬矣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見於漢初者二百餘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

禮精粗雜記靡所不有不能皆純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意緇衣本乎公孫尼子而倣魯論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而大道之言則本於老氏之遺意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於夫子之緒論明堂位周公踐阼之說乃流俗之妄語月令四時異居之制以陰陽之拘忌其言之乖者大畧如此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珠璣寶玉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文集

十七

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唐魏徵以小戴彙次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然不可見不知其書何如也玄宗時王巖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經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既遠不可改易臨川吳氏始取二戴之記重加序次小戴記中大學中庸既為朱子之所表章以與語孟並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投壺奔喪儀禮之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冠昏鄉飲燕射聘義儀禮之傳亦別輯以附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文義

十六

於經其存者凡三十六篇曰通論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仲尼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大戴記中公冠諸侯還廟諸侯覺廟既以為儀禮之經朝事一篇又以補儀禮之傳投壺亦入逸經哀公又為小戴所取其存者猶三十四篇但其書冗泛不及小戴遠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耳然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荀子賈傳之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夫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古者以詩書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文義

十九

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謂之六經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禮易春秋而已獨樂書無傳焉漢興獨一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大宗伯之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術與毛生等共采周公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因獻其書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又與禹之所傳不同故著為別錄今樂記所錄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十一篇之外又有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禮樂道樂義昭本昭頌實公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缺者多矣然樂書雖亡而雜出於二禮者猶可覈也樂記一篇可以為樂經而陳賜樂書亦可刪其繁蕪以附於後他如宋之景祐樂記房庶之樂書補亡蔡元定之律呂新書吳仁傑之樂

舞新書皆參考以輔翼之庶乎可以補樂書之闕矣

河圖洛書

馬圖出河而開造化之機龜書出洛而示陰陽之妙此八卦之本原九疇之根抵聖人因之以立教於天下後世者也是故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此河圖之數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二前左四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此洛書之數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印文集
卷一

五

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蓋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圓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圓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陽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也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

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

五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則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印文集
卷一

五

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

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若以七八九六之數言之其在河圖則七九為陽陽主進六八為陰陰主退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而河圖則以老陽之九居乎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居乎一之外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則以少陰之八居乎三之外少陽之七居乎二之外此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文集

三

洛書雖縱橫有十五之數是皆七八九六之相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也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過其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先儒謂伏羲則河圖

以畫易大禹則洛書以敘疇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八卦也洛書之數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待於書範乃大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文集

三

之得於書而未追考於圖然圖之與書未始不相通焉蓋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孰謂其有異哉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主圖而言則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為經